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 “抠门老兵”的最后一次捐赠

■月明明 卢遵候 本报记者 杨明月

11月28日,“季华尊教奖学金”第二次捐赠仪式在江苏省靖江市斜桥中学举行。奖学金创立者季华的小儿子季压西遵照父亲遗愿来到学校,捐出父亲的26万元抚恤金。

13个月前,靖江籍老兵、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三十干休所离休干部季华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40万元,在家乡的斜桥中学创立了“季华尊教奖学金”。

谁想不到,这位一捐款便“豪掷”数十万元的老兵,对自己却是异常“吝啬”:一份蔬菜,一碗米饭,就是他的日常饮食;喜欢写作的他,常用烟盒纸、药品说明书当作草稿纸;直到离世前2个月,他才在子女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把家中砖头围起的洗澡池子改造成淋浴房……“我认为父亲已经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观念深入到骨髓里了,任何人都无法劝动或改变他,任何一点浪费都会让他不高兴。”小儿子季压西如是说。

然而,就是这位众人眼中的“抠门老兵”,一生倾囊相助,可查的捐款总额已达百万元之巨。1月27日,94岁的季华离世,临终前他叮嘱子女将一部分抚恤金交作特殊党费,剩下的抚恤金全部捐出。早在1999年,他就已作出决定,死后捐出遗体给医院“做医学利用”。

散尽百万家财,季华留给儿女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他倾注晚年心血写就了两本回忆录,其中这样写道:“跟着党风风雨雨几十年,经历过战争的洗礼……耳闻目睹之事不妨写出来,让人读一读,既是对自己一生的一种梳理、回顾,也是对革命传统、精神和思想的一种传授……权当一种精神财富,留给你们”。

## 斯是寒舍,惟尔德馨

随着季华的离世,他这一生究竟捐了多少钱,永远成了一个谜。

也许连季华自己也不清楚答案。他没有记过账,经常是几百几千块钱“随手”就捐了;买菜时听到小贩提起生活困难、孩子没钱上学,他立刻回到家里取钱送给人家;听到家乡人碰上灾难,他又赶紧把钱寄过去;外出散步看到有募捐活动,身上只带了100元的他,又专门回家取了100元,把200元捐出……他的很多捐款都是匿名的。“季华尊教奖学金”设立前,他得知家乡斜桥中学有一些孩子家境贫寒,就连续3年每年向斜桥中学汇去12000元,汇款单上没有署名,只有一句留言:请帮助捐赠给最需要得的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的困难——一位共产党员的心声。

“他看不得别人受穷受苦。”季压西说。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的这种情感是纯粹的,不需要任何回报——几年来,仅斜桥中学受到他资助的学生就有十多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人见过季华一面;这种情感是真挚的,父



亲哪怕是粗茶淡饭,依然甘之如飴。

11月26日,记者走进季华的家中,一切陈设都和他在世时没有两样;简陋的家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式样,水管锈迹斑斑,日光灯管昏暗不堪,墙上还裸露着老旧的电线。门楣上张贴着“寒舍”二字,由季华本人书写,白纸黑字红框,撇捺间看似并无气势,但透过这两个字,又仿佛可以看见书写者对于自己清贫生活的“洋洋自得”。

季华的保姆张友珍告诉记者,甚至在干休所里,季华的“抠门”也不被一些老干部理解。“有的老干部都不相信他过得这么艰苦”,张友珍说。可是常年“烧汤连鸡蛋都不让放”,却是季华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季华还在“抠”:临终前,他以为插在身上的鼻饲管是治疗用的,不愿继续治疗的他坚持要拔下来,怕浪费,当家人告诉他那是“提供营养”后才作罢。

儿女们一直都记得,父亲早就说过:“临终时不要过分抢救,为国家节约医疗资源。”

## “我是党员,我是党员”

“我很遗憾,季老没能成为我的人党介绍人。”

如果季华还活着,今年9月,他将作为入党介绍人在干休所门诊部护士王昆的人党志愿书上写下自己的意见。

王昆记得很清楚,2014年他来干休所后,季华就很关心他的人党情况。“我家有11位党员”,老人总是这样向他“炫耀”。得知王昆还没有入党,季华就向他

介绍党的知识,鼓励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还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和许多干休所的老干部一样,季华也愿意对所里的年轻人回忆自己的烽火岁月。他经常讲战友钱鼎坤的故事,来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党员”二字的分量。

1947年,季华所在团在江苏靖江打响运粮河战斗,一连文书钱鼎坤不幸牺牲。牺牲前,他抓住一连党支部书记季华的手,吃力地用钢笔在季华手上写下“我再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字没有写完,钱鼎坤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与季华相处多年的干休所工作人员吕本秋,十分了解季华的革命经历。1944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季华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靖江柏木区工作期间,季华负责管理部队军需。当时条件艰苦,季华每次都是肩挑背扛穿过枪林弹雨,将沉重的银元一分不差交到组织手上。“他经常跟我们讲,当时的信念就是‘宁可人死,不少一个银元!’”吕本秋说,每当回忆起革命往事,季华总会感叹:“党员啊,就要对得起党的信任,对得起党交给给你的一切工作任务,一言一行都要对得起党员这一称号。战争年代,你有时得拿命去换这个身份!”

1月27日,走到人生最后时刻的季华躺在病床上,在白纸上写下“我是党员,我是党员”8个字。

每一笔都歪歪扭扭,但任谁看了都为之动容,因为那是这位老兵用生命写下的最后心语。

## 鱼水情深,一生感恩

在季华的卧室里,挂着一幅画像,画

像上的老人叫王伯亮,已经去世多年,但对季华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7年,季华在战斗中受伤,老乡王伯亮和他的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躲过敌人搜捕。新中国成立后,季华几番寻找,找到这位恩人。王伯亮去世后,季华专门请一位美术老师画了一张他的画像,还在画的下方认真题写了“党群生死与共,军民鱼水相依”几个字。

在季华的回忆录《靖东小草》中,他记录下不少这样的故事。季华常对子女念叨:“我是家乡人民抚育出来的,在战争年代家乡人民保护了我的生命。”多年来,季华把自己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用来捐助,始终坚持不告诉家人,不留姓名,不留收据的“三不原则”,一来他担心留名会给受捐人带来心理压力,二来他觉得为群众做好事是一个老党员的本分。

季压西告诉记者,父亲长年累月无偿捐助,不仅是出于爱心,更多的是心存一份感恩的心:战争年代父亲几次死里逃生都是群众帮助救护的,现在回报群众于他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

季华喜欢自比“小草”,他在《靖东小草》的前言中写道:“自己个人只是革命事业中的一个无名小卒,宛如万花丛中

的一株小草,平凡平凡,顽强生长。”这株平凡的“小草”,始终吐露着芬芳,用尽一生“给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增添一丝绿意”,盎然人间。

上图(左):2018年10月,季压西代表父亲出席“季华尊教奖学金”捐赠仪式。

上图(中):季华生前留影。

上图(右):季华留下的遗嘱。

## 致敬·心中英雄

“高兴,当然高兴,当年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去的抗美援朝战场。”

近日,95岁的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老兵杨建成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他没想到,自己的心愿这么快就能实现。

杨建成老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2次荣立三等功,至今头上还有弹片留下的疤痕。“苦,当然苦啊,我们的装备不如敌人,但我们打仗厉害啊,把敌人打跑后,冲到他们的阵地捡起他们的枪炮继续打他们。”讲起当年入朝作战的经历,杨建成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杨建成继续留在朝鲜参与战后重建,期间还被送往当地军校学习,直至1958年5月回国并退伍。

战场上九死一生,离开部队,杨建成一如既往地关注国防建设。国庆前夕,地方党委政府派人到杨建成家中慰问,并给他送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国庆阅兵那天,他特意戴上奖章在家看电视直播,一边对着电视机敬礼,一边流泪。”回想起丈夫观看阅兵时的场景,老伴也忍不住抹眼泪,“就没见他那么激动过。也就是那时,他嚷嚷着要一套打仗时候的军装。”

杨建成想要一套参加抗美援朝时穿的军装,而且指定要当年的军装,家人只能四处去打听。“这把年纪还想穿当年的军装,我们做儿女的也能理解,或许这就是他的初心吧。”杨建成的儿子杨永清对父亲的“倔强”表示理解。

杨建成的家人多方寻找无果后,只能在父亲的要求下找到洞口县武部,请他们帮帮忙。“当时我们也没有把握能找到这身衣服,但看到老爷子渴望的眼神,我们就想着再试一试,毕竟这是一个曾为国家出生入死老兵的心愿。”看到老爷子在家人陪同下颤颤巍巍地走来,人武部工作人员拍下老人的照片,陈天文部长带头让大家在朋友圈广发消息,恳请大家帮忙找“老军装”。

时间一天天过去,终于传来消息,一个红色收藏爱好者表示他那里有老军装,并发来图片。就在大家满心期待时,杨建成却表示这套军装确实和当年穿过的一样,但他还是想要一套印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字样的军装。

洞口县武部决定求助邵阳市军分区。“找不到老军装,那就由组织出面,给老爷子订做一套吧。”得知消

# 再穿「老军装」,耄耋老兵得偿所愿

■雷晓宇 刘金汉

息后,邵阳市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向军华说。

量尺寸,找布料,联系裁缝精心缝制,一套崭新的“老军装”制作完成。

“我想老爷子不仅是怀念老军装,还在渴望一份组织的身份认同。”细心的人武部政委陈文立表示,为让老爷子圆梦,仪式感也很重要,所以送军装这一天,邵阳市军分区、洞口县武部和镇政府干部特意一起来到杨建成家中,帮这位耄耋老兵穿上了“老军装”,并聆听他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感悟老一辈革命军人的血性斗志。

## 三省联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军地签订《军人退役就业创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范小敏、记者赖文湧报道:204家国有企业和骨干民营企业“招兵买马”,4803个就业岗位虚位以待,2000余名退役军人寻求机遇……11月30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福建、江西和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承办的海峡西岸地区(福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福州举行。

据介绍,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搭建网络平台与线下现场对接签约相结合的模式,“线上”提供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和网上招聘互动平台,“线下”进行专场招聘,“线上+线下”共有700多家优质骨干企业向部队“争兵”,提供的12000多个就业岗位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涵盖行政管理、工程技术、网络科技、教育培训、物业服务和项目管理等多个领域。



湖北省武汉市第八军队离休干部管理中心84岁老兵方德旭(左四),军旅生涯多次立功受奖,退休后致力于用相机记录祖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作品多次参加省市级影展,最近成为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他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愿我的镜头能为美好的新时代留下精彩的瞬间。”

周凤仪摄

# 杨光明:“红星闪闪亮,照我向光明”

■刘汝山 董坤



人物小传:杨光明,1922年2月出生四川苍溪,1934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亲历长征,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临沂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战役战斗,曾任成都军区炮兵部部长、石家庄高级步兵兵种教研室主任、训练部顾问等职,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等。

“我叫杨光明。为什么叫光明呢?革命就是为了走光明的道路。”

97岁的老红军杨光明,面色红润,精

神矍铄,回忆起昔日烽火岁月,思路清晰,激情满怀。12岁,他一手拿笛一手握刀,跟着红军去长征;15岁,他奔赴战场保家园,视死如归战顽敌……至耄耋之年,众人眼中的这位“红军诗人”,写下一句“闻军号,宝刀未老雄风啸”,作为他晚年生活的写照,革命豪情不减当年。

1933年,中共四川苍溪县苏维埃政府在云山坝成立。当年,在距此地70多公里的杨家湾,日子苦到骨头里的12岁少年杨光明,被石崖上刻着的那些“红色”标语所感染,懵懂地感到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是唯一活命的办法。如

愿穿上了新军装,戴上了红星帽,杨光明将一颗光明的种子根植心中:“当红军求解放,使穷人不再受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

85年弹指一挥间,杨光明仍能时常忆起长征时的刻骨铭心:“那时我在剧团做宣传工作,一支笛子和一把马刀就是我的战斗装备。行军时我走在前边,为大部队打鼓、加油。一开始还有鞋穿,后来鞋没有了,就光着脚走,脚上裂出了血口子,用泥巴糊一下接着走。”

“那时再苦再累再饿,只要看到红五星,大家就会信心倍增。”那天,草地上响起暴雨,一位深受伤病和饥饿折磨的老班长奄奄一息。见战友围过来,他缓缓地扶正自己的红军帽,摊开冻得青紫的手,手心里是两块银元。他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算革命到底了!再交最后一次党费,两块钱,请你们交给党。”

“老班长!老班长!”那一天,“红小鬼”杨光明突然觉得,老班长军帽上那颗闪闪的红星,就是一种信仰,为他指引前行的道路,激励他永远向前。

1940年10月,杨光明随抗大文工团来到位于沂蒙山区的沂河东岸,战斗在抗日前线。1943年秋,警卫连副连长杨光明在一场战斗中腿部负伤,因伤口感染,他被疏散隐蔽于沂蒙山区一户人家,一家三口待他如亲人,悉心照料。痊愈离开时,杨光明流着泪对他们说:“回部

队我一定多杀鬼子报答你们!”彼时彼刻,杨光明更加坚定了为人民而战的信念,就像他多年后写下的那句诗句:“鱼水恩情深似海,疆场杀敌立功勋。”

“回想我12岁当红军时还是一个孩子,像一棵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小草。是党把我哺育成一个青年,又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干部。”时年93岁的杨光明,在自己的诗集《草籽》后记中写道。1984年离休后,杨光明初心不改,决心以“长征红小鬼”的勇气与坚韧,以笔为刀抒发拳拳爱国情怀。他把写诗与爱党爱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先后出版《奋蹄》《勤耕》等诗集。

又一个清明时节。北京温泉墓园里,杨光明和老伴缓缓走到一座墓前,手抚墓碑,泪流满面。“儿呀,我和你爸来看你了!整整50年了,今年可能是我和你爸最后一次一起来看你,我们年纪大了,往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墓的主人,是杨光明的长子杨子刚,1969年在广西入伍,未满18岁便在一次边境任务中为国捐躯。

经历过战争年代炮火硝烟的杨光明,毅然将自己的子孙纷纷送到军营,“我们一家三代出了7个当兵的,包括了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4个军种”。只因为,“革命不忘本,方知今日甜。教育下一代,牢记革命艰。”

左上图:杨光明近影。作者供图